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九十一

循吏傳

循吏下

田鐸字振之陽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奉命督米五萬石往賑事竣復命坐誤遺勅中語謫蓬州知州時經寇亂前官設巡視鄉正與老人機兵下鄉詞事名為刺奸實病民鐸至悉罷之視事三日即齋沐禱雨雨隨降有奸吏六人積為民患杖而逐之盜數發至入州城行劫鐸設策捕獲益增壘堞申門禁盜遂屏跡州濱江民病涉建大小二十四橋三溪山高而無徑鑿

之為逋民免登涉者十五里東南江有洲八十餘頃  
居民樵採畜牧其中為豪右所據鐸奪而復之民流  
他邑遣人招徠諭以免役三載且恣耕山地不增賦  
額復業者無筭取前賢懿行為圖說懸之旌善亭刻  
望令老人聚童子誦習而以時講於州庭人多歸化  
監司行部訐無投牒者深嗟異之每謁文廟必與諸  
生講論經史廟廡圯重為修葺涖州八年政聲章徹  
上官屢薦擢廣東按察僉事理屯田鹽法久之遷四  
川右叅議不赴以老疾告歸正德時刻瑾羅織士大  
夫有言鐸前理鹽政簿牒未明瑾遂矯詔逮赴廣東

未就道而殯伏誅或勸鐸君年已八十二可無行鐸  
曰若爾吾汙穢終不白矣行次九江遘疾卒聞者莫  
不悼之

楊護泉州人梁儉大和人成化中相繼為臨高知縣  
臨高隸海外瓊州為長吏者率無善政兩人皆廣明  
寬仁恤民如子父老謂自來縣令無如此兩人者護  
承累任苛虐之後一反其所為然事至能燭物無遁情  
訟非大事遣歸令更思多感悔中止獄無滯囚吏不  
敢需民一錢其初至若無甚殊異行之數年民俗大  
安後遭讒去職儉代之民戀護如慈母贖者填門辭

之不能止儉嘆曰吾當屈揚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  
一冊門下命贖者書名須臾冊滿持以示護勸納之  
已而就道縣中老稚送三十里外至舟次者殆千人  
儉益嘆異歸詢左右悉循其舊無所變異民愛戴一  
如護訟者至但批牒尾付之令自呼彼訟者無不如  
期至終不遺一卒擾民秩滿赴京考績還渡海舟覆  
溺死縣人聞之若喪考妣為結魂帛相率赴海濱招  
魂迎置縣中朝夕哭奠且循俗禮修七七齋以報德  
其獲人心如此自兩人後無復有善政可稱者矣故  
臨高民益頌兩人不衰

李緝餘干人弘治十四年舉於鄉以會試乙榜授常  
州儒學訓導擢濮州知州緝仁恕明決善伸滯恤枉  
而詳練於世故人不能欺大都與民省事務求安全  
州苦河患歲調民修築力不堪緝免其役但徵役錢以  
待事公私便之稽覈丁產盡得所隱漏定為上中下  
三則而役始均修學校親為講授諸生有廩墓以毀  
死而妻殉之者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絕食亟發廩  
賑救民忘其饑秩滿移泉州府同知民好訟號難治每  
有疑獄及積案不可究詰者下緝訊無不立決民赴  
愬上官多願下李二府屬縣同安豪猾健聞緝往署

事諸奸相戒無犯攝守興化亦有善政嘗嘆戎伍勾  
捕之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充軍下死罪一等奈  
何令獨子畸戶遠戍數千里外故緝行法獨恕獲保  
家室者多遷魯府長史以去民留之不獲為立石頌  
德而濮州人思之尤深立生祠祀之

曹祥字世奇太倉人家貧為人贅婦力學久不售其  
姪有先舉於鄉者外姑薄祥不以為婿教祥即併日  
食不從外家乞憐久之外姑悔稍割田與之謝不受  
當廩於庠以讓其貧友弘治中舉鄉試念母老就建  
陽訓導遷懷安教諭集諸生貧者百人飲食之相與

講學課文規以古誼傲弗率者鳴鼓罪之督學副使  
邵銳獨賢祥舉以風八閩居六年除浙江新昌知縣  
為治洞坦不設鈎距訟者片言而決或捷之至十輒  
止摘訟師尤無良者逐之境外俗苦嫁女生女多不  
舉祥為定程式而嚴禁厚嫁及溺女者俗為之變比  
去官縣人之育女者以千數皆携以送祥祥築長堤  
捍溪水取一石最重者自負之曰以吾為準旬辰至  
可罷亦以吾為準吏民競趨不閱月堤成使客至不  
飭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媚以故過客鮮稱之仙居  
應大猷時為吏部郎獨稱其嚴不苛察不細峻不激



挫不折為循良第一撫按薦章亦屢上及九載滿當  
遷以母年益高不赴部考績母喪終遂不復仕祥官  
新昌久多善政然絕口不自言一日有御史過祥里  
修刺入謁則新昌呂光洵也坐定自言其父故邑豪  
蒙公捷之於市祥色動光洵曰微公教誡吾父安得  
終為長者公去吾邑十餘年士民戴公猶一日也為  
竟夕談而去里居服食粗惡杜門簡出鄉人莫不嚴  
重之卒年八十二

祁數字惟允東莞人父順天順時廷對擬第一以姓  
名近御諱抑寘二甲終江西左布政使有聲於時叔

父順元攷政皆舉於鄉敏舉進士終戶部主事敕以  
正德十二年擢第授刑部主事嘉靖初伏闕諍大禮  
繫獄廷杖獲釋歷員外郎郎中善決獄為尚書胡世  
寧所器八年遷饒州知府斥舞文吏讞獄務得情出  
無辜者百餘人歲凶請於上官特蠲常賦嚴儲水法  
修預備倉章排門夫役令下人皆稱便增築鄱陽白  
馬隄浮梁胡白梁民不擾而事集常議鑿井濟因渴  
忽泉湧東廡下士民謂仁化所感名之曰應德泉暇  
則詣學集諸生講授置籍以紀善惡而時周其匱乏  
凡廟器射圃咸為修治弦歌俎豆蔚然可觀月朔令

父老集社學訓誡子弟以所沒官田為館穀資且下  
其法於屬城俾以為式義士節婦並見褒禮淮府官  
校橫恣稍加誡諭即謝過求自新諸舊創歲可入已  
者悉為登革上官謀治行為列郡最士民咸歌頌之  
十一年詔造郊壇磁磚刻期七十日或言以土為質  
飾之以磁可速就穀不可曰若爾是上欺天子也匹  
不能速辦致愆期遂逮赴詔獄謫貴州婺川典史浚  
江遇盜舟人皇賊執端坐自如盜見其無所有嘆異  
而去行次袁州遺疾卒穀雅好義理之學內行修謹  
為士論所稱

程煥字文純南城人正德十一年舉于鄉授景州學正訓士務砥名節上官重之命主瀛洲書院連十八庠弟子從之學嘉靖初充浙江鄉試考官以母憂去服闋補曹州遷松江府教授蹈履繩墨以身為鵠御史行部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美獲紙倍他人煥惡其佞倖御史出取紙散於他人斥責之改鹽城知縣縣濱海民多冒竈戶避徭役覈正之旱蝗民饑力行賑恤有寃獄論死者十九人為之申雪築堤捍決渠建水次倉便轉運諸為民興除利弊務殫其力稍遷上元知縣縣居都會民靡政繁權豪多掣其肘煥一

意利民無所撓中貴以事至者貪恣甚熾夫廩外無  
他供其中貴怒欲辱之熾抗陳民難威熾為沮民居  
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罪當死熾白之法官得末  
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入咸守為法時霍繇  
官南京尚書有惠政民為之謠曰禮部霍繇天有日  
上元程熾月無雲言其纖塵不蔽也考滿入都携兩  
蒼頭跨驢而行里正知其貧賈八十金追贈熾笈曰  
好百姓憂父母餓死耶揮鞭徑去歷南京刑部員外  
郎即中出為貴州鎮遠知府去煩苛寬市糴公聽斷  
抑暴橫清郵傳節供億毀淫祠建社學善政具舉聞

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久壞燔力為釐剔不下  
堂者五日夜宿弊漸清疾作致仕去燔入城四十年  
初終一節所至必有頌聲既歸以先業讓其兄獨居  
一樓兒子又鬻其半至作籬自障云

湯紹恩字汝承四川安岳人父佐弘治初舉進士仕  
至叅政紹恩以嘉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戶部郎中  
出為德安知府尋移紹興為人寬厚長者政持大體  
不屑苛細人自不忍欺性儉素內服䟽布外以父所  
遺故袍襲之居身清白然未嘗以廉自矜始至見郡  
學墮且頽敝為擴內新之樂舞久廢特延他郡道士

之知樂者為飭器習舞自是聲容可觀廣設社學鐫  
朱子小學書禮蒙師訓之期望師率童子進謁則親  
為講授召僚屬觀其肄習而賞勞焉士大夫不知家  
廟制鐫家禮頒之俾有所準歲大旱徒步禱烈日中  
雨即降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其最稱永  
利者則為三江閘所轄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盡  
匯三江口入海旱則傾瀉為災澇則氾濫滋患且潮  
汐日至其來也擁沙而入其退也停沙而出天久不  
雨則潮益深入而沙益積如丘陵一遇霪潦則水為  
沙阻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

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若修築無已時紹恩徧行水道至三江之口見兩山對峙水灌其中喜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取於上下咸言不便紹恩意堅募善水者探之下果有石脉橫亘兩山間遂銳意興工先投以鐵使蛟龍畏而遠徙次填以石繼以籠盛箠屑沉之使鰐鯢不敢穿穴工有端矣屢為潮所衝不能就怨諸煩興紹恩不為動曰毀則吾築基愈固何慮不成乃禱於海神潮不至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為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為脩閘三百經湊回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崩潰閘外兩涯



則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使不為閘患既成刻水則  
於柱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啟閉自是水田盡變  
為沃壤三色方數百里之間無憂水旱矣士民德之  
立廟開左歲時奉祀不絕紹恩累遷山東右布政使  
致仕歸年九十七而卒初紹恩之將誕也家人咸夢  
紹興城隍神來謁及生有我蜀僧過其門予之飯請名  
僧默計曰當以紹名他日地有稱紹者其將承是兒  
恩乎因名紹恩字汝承後果符其夢云

主詔字孟宣歷城人由鄉舉為定州知州畿內地  
且近邊徵發旁午號難理詔有才諳諸務統緒乃更

約法開示誠信未幾釐弊殆盡久之擴捍息政化大  
行蜀生道其境者遺橐裝百金訴於詔詔留第往當  
有為汝守者往則果見一人守之生曰感君盛德何  
不攜而去守者曰人有棄子於道者我候不忍為流  
涕活之我忍懼金致君流落於侯之境哉卒還之御  
史來按部粹入獄見止二囚深嗟異注上考州田多  
汙萊民貧不能市牛為做武侯木牛法用以耕力得  
半牛治州三歲遷開封府同知會朱仙鎮盜起脩尉  
氏詔即往擊命卒設伏扶溝約舉幟起而夾攻賊果  
向扶溝中伏敗執訊而還河決金相寺口病於漕議

者請自撥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發卒塞之計伐薪買石費卅七萬詔往治柑荷徒衆以身先之下人競勸舂鉏雲舉三月而工成費不盈萬命增秩一級尋以母喪歸服除遂不復出

徐九思貴溪人舉嘉靖四年鄉試久之除句容知縣始至吏民見其朴訥易之甫三日一吏出空牒用印納袋中九思搜得詰其故群吏叩頭曰此為一親故補牒非賄也九思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耳畫法按之而戒僚佐毋受訟且捕治諸用事吏於人常恐一邑肅然每訟者至必命與親識議和和之不得則

以理論遺間一杖之數不逾十然於豪猾輩不盡法  
不止也其催科預為期期而不至始遣里長逮責之  
終不命一卒下鄉隸卒列庭下如木偶無所資衣食  
多自引去乃平重役定糧籍均轉輸汰浮費事事為  
民便利民大愛之縣當孔道使客日至民不勝其困  
九思裁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亦未嘗不給有廢園  
數十畝率吏卒莢治藝蔬菓畜雞豚且鑿池種魚取  
以奉過客一不煩民縣東西七十里為通衢車馬踐  
踏塵土日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  
繼九思節公費甃以石行旅便之縣有三茅山世

崇以奉遵教數遣中官方士來設醮費不貲時頻歲  
饑歉民方困九思搜故牘知有鹽引錢向貯於府請  
出以供費不知擾已而歲益稔較騰貴九思多方振  
拯一邑以蘇有十七人因荒行劫捕得寘之法曰此  
非饑民乃宿盜也善視諸生貧者資以膏火而不肖  
者則懲之又方於事上不為府尹所喜尹所遣胥徒  
索吏賄不得酤酒詬於庭九思怒執而笞之尹亦怒  
曰是不有我也他日以永康侯之帶徵教讀呂某九  
思報曰呂某者賈人子不習書不足辱儒尹益怒  
巡撫丁汝夔奉命賑荒所下令濶畧不可行九思多

格之汝夔愠諸生先見懲皆因中以蜚語父老聞之  
率數千人見汝夔訟九思賢至泣下且曰除令吾  
儕已填溝壑矣汝夔意不可回衆遂大哭且詆諸生  
無恥汝夔意稍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是獨項專抗上  
官為名殺之便會汝夔入佐院事奏報荒政剝及九  
思章下吏部核尚書熊浹曰吾素聞句容令賢何顛  
倒也考功具以先後薦剝上而吏科亦劾汝夔奏報  
稽延舉剝不當遂坐鐫秩而九思獲留積九載始遷  
營繕主事以不忍其去爭迎致於家置酒請教九思  
以教父老惟勤儉忍三字可久耳九思生

惟嘆青萊嘗繪一萊於堂曰古人有云民不可有此九士大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鏤所繪萊而書勤儉忍三言於上曰此徐公三字經也在工部當築外城而城址侵錦衣陸炳園衆憚其威欲避之九思不可卒分園為二督稅荊州減額三之一商旅多出其途課更湊悉貯之公帑而去進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升北上者不問勢要率令附磚工部尚書吳鵬鄉人恃鵬勢祈免九思曰此法也法不自尚書出乎尋以都水郎中治張秋漕河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故漕水溢則泛溢為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

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病  
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為永濟時趙文  
華督師江南勢張甚所至長吏趨承恐後九思獨遣一  
吏持牘俟之云即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見止空  
牘無贈遺謾罵投於地後九思遷高州知府辭不赴  
而吳鵬已改吏部文華亦還京師遂相比欲假大計  
黜之考功即持不可則以年老令休致家居二十二  
年年八十五而卒句容人立祠祀之子貞明自有傳  
唐音字希武進人幼多疾父令從業業醫音雖處  
醫肆而勤夕讀書不倦已與從叔順之同學遂全舉



嘉靖七  
鄉試鄉先生毛憲講洛閩之學於道南書  
院音受業門尋聞崑山魏校講學吳門辭會試不  
赴往從之游盡得兩人指歸造詣日遠久之謁選得  
雞澤知縣地固瘠歲又不登值俸荅南侵時當儉  
民益艱音均節裁省思所以紓之而才瞻力勤務在  
必行其志一切毀譽置不問朝議市馬民不願鬻於  
官他縣多以威取音獨不忍上官督之急則投劾請  
去民間爭出馬半日而足其肥好更為諸縣最御史  
巡鹽者欲為雞澤劉御史建坊音以時結縶之御史  
怒逮責其主吏音遂稱病乞休上官交慰乃強留而

建方事亦止巨指范項橫行坐閉一夕持鐵簡入陳  
國卿家雄之死淫其少妻比隣群起縛之音無治如法  
頂尋瘦死推官以爲疑欲翻其獄音力爭且請斥竟  
如前擬縣有小寨浮圖二堡上官爲防秋計令修之  
移民入保他縣奉行至有役民数十里外舍農業操  
審鍾者民不勝其苦音念寇騎未必至此而先自擾  
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迄獲免廵鹽御史惑商言配  
鹽勸銀於縣溢歲額清軍御史覈絕軍產僉民補伍  
音皆持不彀時天子好齋醮廵撫以下建醮呂公祠  
以祝釐獨不往音方於事上而加意小民尤盡心

於獄訟無欵案無留牘獄無滯囚科徭必均不以貴  
勢屈法捐不無所逞其奸以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  
官素無遺賢士民莫不哀悼子一舉舉鄉試第一尋  
舉進士官南京吏部郎中亦有名同時縣令著聲者  
有林一陽陳交一陽字復夫漳浦人早有志聖學言  
動一準諸禮以嘉靖十三年舉於鄉久之授濟南府  
通判持身方介不為上官所喜論調霍丘知縣縣人  
素不知學獨好為吏其隸兩都及四方者至四五百  
輩家居則操縣令短長與抗禮令為所敗者二矣一  
陽至悉正之士無明師雖縣吏不知法度一陽親為

指授文風稍振地阻山出鎮新墟攘歿之奸不絕一  
陽患之曉以務本保身之道誠意切至人多從化徭  
賦故有籍前令受賄行私籍遂有亂一陽力為釐正  
乃修學校行鄉約立保甲革私秤積公厝政教大行  
士民謂數十年未有也以不善事上官遷王官去既  
去而民思之立祠以祀者六七所初御史耿定向督  
學南畿於所部守令數百人中獨重一陽將論薦會  
坐事解去不果至萬曆初定向以都御史巡撫福建  
而一陽已歿乃檄漳州行縣勒石表曰霍丘良令林  
君之墓錄禮致祠又列其生平懿行移督學憲臣祀

之鄉賢魏交字汝同常熟人幼有至性父疾祈天願  
代父忽夢謂曰感汝子至誠假汝數歲所生母教  
為嫡母凌辱交孝敬不衰嫡亦感悔同學生私購淫  
書與儕輩傳寫交奪而焚之及長學行有聞華嘉靖  
二年鄉試屢不第以生母老謁選為永康知縣待人  
以誠吏民化之亦柔忍欺邑當衝要郵駟告病交大  
為裁損民獲安業而使客噴有煩言交亦不顧俗好  
溺女嚴為設禁賊湯姓者為亂挺身往諭立散其黨  
疑獄久者多為平反不受勢豪請託坐此中浮有調  
知興寧地襟徭獠時為患交單交盡交之渠魁十餘人率

其黨歸命號曰新民歲大旱雲集步禱雨隨降他邑皆  
無呼為陳侯雨上官亦異之建靈雨坊紀其事嘗積穀  
數千石至是出以濟民民忘其饑邑枕山多虎教民編  
竹為戶禦以藥弩虎遠他徙上官察其廉能數有褒薦  
竟浩然告歸興寧人作歌頌之家居惟耽嗜經籍益以  
清德重於鄉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舉於鄉講業羅浮山從  
遊者雲集二十三年歷應天府通判建治中先後凡八年府  
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賑委悉需洽公  
粟既竭錄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竭積

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所在民若役重  
則力為調劑執法堅不畏強禦數冒濫優免戶及寄居客  
戶說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俾悉出以供役民困  
大蘇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蕩析止存  
七戶嵩為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  
貧民佃之流移盡復聽訟無細大必以情屢剖冤獄咸  
曉王湧舉人趙君罷占良人妻殺人嵩皆置之法居間  
者百方拒不納早遊王守仁門淹通五經至是集諸生  
新泉書院相與講習成就為多歲時單騎行縣以鹽漿  
自隨一疏片楮不以煩民所將獲貳鮮有舉其職者至

嵩以善政特聞一時頌為龐參天云府在六年京察  
例而復與外察嵩謂非體誠請止之遂為永制遷南  
京刑部員外郎進郎中諸曹鮮習法律吏得緣為奸  
嵩素諳練為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時  
議稱之出為雲南曲靖知府亦有政聲居二年忌者  
中之案典以老罷而年僅五十復從湛若水游學益  
有聞卒年七十有七應天曲靖皆祀之名宦葛仙鄉有  
專祠于一莢一德並舉於鄉

張淑礪孟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歷城知縣縣居  
會城供億繁又歲比不登募兵戍邊征輸苛急淑礪



應之有為民不知擾乃輕徭緩徵務與休息歷城地  
瘠而賦不均民多流移為獲原隰視土嫩惡以登下  
其賦覈額著籍民始不以硃瘠為子孫憂諸轉輸供  
張送迎舊食民數十家分直率破產長吏因緣為奸  
歲終金派得賄即縱而役其無賄者民重困淑礪憫  
之稍徵其役錢入官自辦什器帷帳得轉相為用而  
賄胥不敢欺隱五六年弊政一旦如洗使客至未  
嘗鈐厨傳邀譽折獄務得情實不尚威嚴咨民疾苦  
聲聲不厭嘗曰吾四載於菴縣署有未經之跡而未  
始一日忘菴屋月旦與諸弟序設俎豆說詩書登鄉薦

者倍於昔由是士悅民安流于米集蒸蒸有太平之象焉

劉修己字以敬新蔡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吉安府推官為人樸直不為上官所喜將殿其課知府靳學顏力保持之語之曰忠信篤敬四言吾生平學而未能君第勉之勿憂齟齬也修己敬受教民好訟按鞠明決日夕手撰獄詞不他寄耳目或上官有所輕重第唯唯及上爰書必中情法不少拘上官或不聽即留旬月末上俟其自解久之上下相孚獄無不平上官更以爲才委任相屬嘗攝吉水事吏故持遠年

積憤相難，以覩能否。修已涉目，即曰：「此事已竟，吾不召而汝自來，何也？」吏計沮，相戒不敢給。庭中為清道，餉亟使者來督道。他邑鞭撻取辦，民不堪。修已不忍與民為期，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奈何？」累公不旬日，畢輸無一人受杖者。每受訟牒，詰得其情，俾出休外舍，或旬餘不召人，始疑其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不終訟。訟日以簡，修已為推官，強半居吉水。其在府一言無所假及，泣吉水則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故吉水之人視其來去，以為欣戚。聞代者至，不問其賢否，輒為盛額。修已感疾，留府輒眼，其不來已而聞計，莫

不奔徒號涕即深山婦孺亦賊數掩涕若喪所親府  
中臨其喪者亦至失聲其轍民心如此先是有危獄  
者縣陽人由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剛毅有大節直道  
行志雖貴勢不撓屬縣安福苦虛賦縣人鄒守益請  
於朝下獄任其事獄閱故籍遍察土宜具得奸宄欺  
隱狀乃下令丈量時匹馬歷巖壑冒風雨突至田間  
驗之黠者不敢逞其計乃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  
定賦而賦役始平獄竟以勞瘁致疾卒於官貧無以  
飲士民莫不痛悼

劉世亨字以進臨川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涇縣

知縣始至屬歲祲賦缺額法當調用巡撫林潤因民  
請奏留之乃盡心拊循汰冗費蠲苛徵賦有期役有  
等歲時行鄉落勸民力耕建社倉教以積貯歛散法  
民墾荒田聽自利勿禁婚喪賓宴則去其奢靡民食  
稍足為立鄉約約有長長有副申聖諭六言而推廣  
之以彰善癉惡月朔延見諸生考問德業鼓鐘間作  
聲詩繼之士風為盛乃逐訟師祛宿蠹吏胥畏法凜  
若負霜豪猾亦屏迹慮盜賊竊發令鄉募武勇以巨  
室主之分布要害賊發輒斃輒獲封內晏然傳有  
虎為患操文禱於神負子遠去誘鄉民儲水脩火治

隄防繕水事無不周於是民情天和愛若慈母以治  
行高徵為吏部主事縣民無老少相率走數百里泣  
送四境皆建祠祀之官終吏部郎中

龔起鳳字瑞周崑山人嘉靖三十七年舉於鄉以會  
試乙榜授定州學正起鳳本以貧仕乃不受諸生贈  
遺資月俸自給河南聘為試官監臨御史顏鯨欲指  
故事考第之起鳳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受  
考鯨不悅抑為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起鳳  
怒曰外簾得取士內簾何為數為鯨爭鯨心異之頗  
與商甲已自是兩人頗為知己頃之擢大理司務穆

宗登極覃恩司務以秩卑不獲封父母起鳳倡同儕  
疏請獲報允寺中群吏例輸貲於鄉有貧不能輸者  
屬起鳳徵之起鳳不為徵鄉怒笞其隸起鳳亦笞堂  
吏報之卿益怒自効且効起鳳無堂屬體吏部楊博  
心善起鳳而重違其長謫嚴州府教授甫五月遷杞  
縣知縣一意愛民諸所興革直行己志獄囚三百訊  
問多寃者止留十二人餘悉縱遣即上官勾捕執弗  
與頃令有不便者輒格之商丘大猾恣睢殺人賄其  
令為脫罪監司檄起鳳覆獄未至二十里令出迎甚  
恭囑起鳳毋竟至縣密遣人致千金起鳳大怒舉囊

提其顛流血被面竟窮治伏辜縣有馬夫價五百或  
謂令得自取起鳳貯之庫端供郵傳資自月俸外毫  
釐無取官舍蕭然兩蒼頭不勝困先後逝去夜自闔  
門而寢處之晏如御史按部至供張陋甚寒夜鑪火  
弗繼衙之出俸金自市起鳳亦不顧監司召謂之曰  
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牀耶對曰茲瑣事令安從知  
監司為掩口御史怒故久於祀欲伺其陰事竟不可得  
乃微開封長吏盡集祀考覈以疲之事竟語之曰吾  
知若廉但不任治劇吾為若移之對曰令即不可荷  
一肩行將去耳何移為御史竟注不及當調遂治行



杞故事有賢令去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衢巷乃聽去至是爭集縣廷請游起鳳辭不得從之縣齊不局而出萬衆歡呼各手辦香行歌前導即委巷無不至如是累日不休既去縣白金三伯追五百里送之周王聞其賢亦有厚遺皆力辭不納歸四年卒鄉人共殯殮之

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自前令俞思誠貪虐後蠹弊百端歲賦率奸人攬輸其取於民贏常十三稍以外入哨長吏輒置不問其輸於官者往往沒戶曹胥橐中民行賄即逋百千不

舉否則毫釐以聞恒被咎責故爭賂群胥謂之月錢而公賦反不入致民貧為盜剽劫公行友信至嚴為禁革賦入悉自主不假手戶曹與民約歲為三限多寡得自輸輸不取贏民一歲造縣門不過三日由是民無妄費而公賦以盈頌聲大作時海寇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驛部內烏洲大洲素為賊藪諸惡少又訶察縣官為賊耳目友信悉鈎得之先捕治諸惡少而以勁卒搗賊巢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與賊全科自是賊不敢發值歲次凶民寧饑死無敢為惡者巨寇往來海上

亦戒無私順德云初友信慮民輕法故收之以嚴每  
獲賊輒以醋灌其鼻或投諸淵久乃出之聞者震聳  
為之謠曰山有虎邑有胡無掠其鬚後令行禁止更  
為寬大或旬日不筭一人其治縣如家敝輒修墜輒  
舉學校城池咸為更新友信素工舉子業與歸有光  
楊起元湯顯祖齊名自是集諸生日談文義文教亦  
興撫按上其治行將內召竟卒於官士民莫不盡哀  
立祠奉祀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隆慶元年進士授永康知縣吏  
民黠適告罷七令淳初至抱案牘尺餘窮之訟者數

千人囁集淳剖決如流事無留滯一縣賊服盜盧十  
八能飛走白晝攫庫金集其圍之須臾遁去捕十餘  
年不獲巡按御史以屬淳淳期以三月月檄數十至可  
必得也御史目笑之已而檄至淳佯曰盜不知何許  
人何永康為即永康避之矣安從捕寢不行其後屢  
檄應如前盧聞之喜居永康不復避淳廉知盧與吏  
婦通密呼一隸謂曰爾訴吏負爾錢吾當斷償乃夜  
召吏曰御史知十八通而婦今拘而夫婦死矣吏大  
哭乞活淳仰思良久曰汝可以身繫獄自稱不得償  
隸錢願以妻代繫盧聞必來汝醉之酒吾潛以壯士

相隨盜成擒可免也吏如指盜果至壯士乘其醉亟  
斷手足盧技窮受縛及報御史僅兩月耳御史驚問  
狀淳曰此巨魁左右皆其耳目以前所以屢檄不報者  
緩之耳御史大喜稱善永康人有睚眦嫌輒誣訟人  
命淳得其情有訟即單騎驗驗無實坐之自是無誣  
訟者歲旱徒步禱三日即大雨隣邑嘆乾如故初久  
旱時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奪米五斗者立杖  
殺之四境帖然或曰奈何以五斗米殺人淳笑曰固  
生也所殺者死囚耳其政寬德教後刑罰人咸愛之  
入為禮部主事宗室諸名封費常不貲淳請於各撫

按稽叢宗室使之歷儀制郎中謝病去居七年起建  
寧知府遷浙江按察副使城廵抗嚴道有召募兵數  
千將散之軍中洎洎謀為亂兩臺以問淳淳曰是僞  
悍者留則有用散則叵測不若通一軍而汰其老弱  
則食足兵強不為亂矣從其議遂定官終陝西右叅  
政卒年七十二

焦瑞字伯賢南京人家貧授徒自給然東修之饋必  
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彼未有益也  
萬曆初以恩貢生為靈山知縣時一條鞭法嶺南已  
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

民始有更生之樂地多叢篁密菁群盜嘯聚其內督  
府檄推官劉子麒勦之賊執子麒將加害瑞急率衆  
往救賊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飲衆去乃  
拔子麒進兵擊斬甚夥竟不上功賞亦不及嶺表去  
京師遠仕者率取珍寶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瑞一  
無所問縣產熊胆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官不時徵求  
瑞皆却不應民恐其獲罪咸願輸納緩其怒瑞固不  
聽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時賊猶窺伺瑞慮  
武備廢弛日集士訓練以禦為的射中即賞之由是  
諸卒競勸賊不能近見士子不勤學躬督課之日夕

靡倦特張居正枋國有司賦歛苛急民多繫累嘆曰  
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遂引疾告歸橐止八金抵  
半道而卒靈山人莫不哀之

劉世光字晦卿山陽人萬曆七年舉於鄉授英山教  
諭十四年遷趙城知縣治獄明決旁縣民有訟咸願  
下趙城以內艱去服除補沈丘民貧不善治生歲稍  
歉輒束手待斃世光曰民以食為天可不預為計耶  
倣古常平社倉法城內外置倉七所勸富民出粟實  
之不足則益以公廩羨餘擇耆老有士行者司其出  
入月朔親臨驗視自是凶荒有倚野無餓殍二十二



年潁州歲凶貧民倡亂寔至沈丘居人倉皇議請兵  
世光曰此饑民欲得升斗活旦夕耳用兵多殺無辜  
吾當自撫之乃單騎議其壘賊露刃相向世光叱曰  
吾劉沈丘也特來活汝不速降將安逃死衆告以饑  
故世光曰吾故知汝輩非好亂吾有社倉七所為沈  
丘民脩緩急賴民即吾民也當輸粟食之慎毋動動  
則兵來勦汝矣衆羅拜聽命世光歸即發粟賑給衆  
歡然散去世光以狀白上官時承平久上官諱言盜  
反督過之世光憤即投劾歸士民攀留不得為立祠  
奉祀世光制行端方以孝弟淑其鄉鄉人奉為楷範

所著有青黎館集子一臨年十六先其父舉於鄉第  
萬曆十七年進士歷知常山長興信豐三縣所至興  
學校勸農息訟有政績以不善事上官故所如不合  
卒於任一臨後舉進士歷顯仕者獲三世五人入謂  
此丘厚德之報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  
縣政務惠民積粟至萬二千石以倚荒懇募田八百  
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種子三百餘石覈黃河退  
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嬭不能於者授紡車八十  
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增養濟院新獄舍

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  
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  
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水利大興邑素多盜嚴行保  
甲法盜為屏迹國初州縣皆設旌善申明二亭紀民  
善惡至是久廢幼學特復之嚴為彰殫旌孝子表節  
婦民知勸戒歲旱禁屠沽潞府中使出其境索肉不  
得縛縣吏擊傷役夫令校尉四人譁於庭幼學怒執  
而杖之錮內使於館舍絕其飲食內使窘哀訴乞去  
乃釋之歸而謀諸長史欲害幼學長史力為解事竟  
已布政使劉渾成里居其弟燦成助妾殺妻幼學治

如律渾成為請不能得行太僕卿陳耀文縱家人犯  
法幼學捕治之兩人怒汝寧知府立度慮幼學得禍  
言於撫按調繁中牟二十一年冬抵任值歲饑議勸  
輸有宗室出粟百石為倡因獲三千餘石設廠煮糜  
自明年正月迄五月乃已時河南大荒他邑亦煮糜  
療饑巡按御史道左右為丐者過嘗諸邑糜稱中牟  
獨善會神宗發內帑遣使行賑幼學策馬走赤日中  
躬為給散不假手吏胥民獲實賜至秋成飛蝗蔽天  
亟下令捕者予粟得蝗千三百餘石乃不為災縣故  
土城卑且圯給饑民五百人粟俾修築工成而民不

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  
草十觔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  
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  
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  
多水害於耕為築隄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居室  
貧婦紡具俱倍於碓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問  
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  
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其父為停  
筆而意猶未已其同官陳登雲曰盍聽之天乎乃書  
幼學及他縣令名入瓶中探之終不得始已及將行

取給事御史聚議諸應格者悉有品題至幼學俱握  
筆不下一給事問故咸曰吾不識陳中年也給事具  
言中年治狀乃得中考為刑部主事中官採御園菓  
者怒園夫他適執其母閉之室中中官夜起視之其  
母大詬不止中官怒擊之立斃棄其屍河中事覺幼  
學為具奏得旨逮治竟寘之法嘉興人袁黃者妄批  
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刑正刊行於時幼學惡之為  
駁正其書且抗疏論列疏雖留中其所鏤板遂被毀  
二十八年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還  
朝進郎中出為湖州知府甫至即撲殺豪惡奴凌采

一郡大快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亦人奴也橫於  
郡中有司不敢何問幼學將先治敏敏覺走之太倉  
跡捕得之置諸獄敏度不可解語所親曰但得移獄  
即生傾貲賂貴人以囑巡撫巡撫諾之佯譽幼學風  
力而檄敏親鞠幼學知其故執不發檄愈亟執愈堅  
巡撫怒幼學亦怒曰黠奴何敢如是即杖殺之敏獄  
詞連中書舍人潘廷圭故尚書李嗣子也幼學以其  
稔惡亦將治之廷圭揚揚入都遇人輒謾罵幼學言  
之巡方御史疏劾之廷下獄其他奸豪為民患者復  
論殺千數輩部內肅然獨楊陞以畏禍欺迹不急治

久之念已去官陞必復還遂捕之陞亦謀移獄脫死  
有告以歛前事者陞大慟曰吾死矣果置之死郡中  
為之謠曰公來如砲施敏理害公去如雷揚陞飛灰  
然幼學疾惡雖嚴其於細民人人得進見言情為去  
煩苛調欲惡務求所以安全之諸孝子節婦善人廉  
吏無所不旌揚而誥盜弭奸法皆嚴密由是人知向  
方一郡大治三十六年淫雨自四月迄於五月平地  
水深數尺禾盡死幼學率僚屬跪雨中虔禱泣下霑  
襟乃大施荒政屬邑有倉粟者全先發後聞請蠲貸  
停力稅招流移給棺槨施藥餌諸可以救民者行之



恐後凡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頌聲益作巡方御史  
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  
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視郡事初幼學以均田事見  
惡於巨室後舉卓異忌者齟齬之削不叙且謀奪其  
官賴政輔葉向高保持獲免至三十八年始以副使  
督九江兵倭時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  
歸母卒不復出天啟三年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太常  
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有四中年湖州並祠祀之世  
科字伯登山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湖州府推官治  
獄明允佐幼學拯荒多惠政歷戶部郎中督餉遼左

始至軍儲告闕暨三載秩滿乃有羨羸遷山東右叅  
議兼僉事督遼東寧前兵脩踰年以親老告歸久之  
卒

樊玉衡黃岡人御史玉衡弟也幼有巨人志聞人談  
海忠介事慨然曰我當師此人人人生何用取多三間  
茅屋擁數千卷書足老矣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有  
欲薦之入館者辭不應或問之曰館職非不佳第謀  
之者不啻攫金白晝耳投商城知縣舊徵賦必集鄉  
民諸保伍家保伍與吏比為奸所費半公課玉衡召  
民約曰吾知諸保伍害民欲罷之而言不便者十九

是為千金裘而與孤謀也爾能不保伍辦乎民懼應  
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每受訟令訟者自  
相拘不遺胥徒民畏一日糧即畢訟去乃為息訟歌  
悟囚歌使人以木鐸做於路監門號於里獄卒歌於  
囹圄時時自引訟者與講孝弟禮讓囚夜半聞歌聲  
無不流涕思改行訟獄大減汝頴間多黠豪持官吏  
短長上官欲得郡縣事輒飛書千里有所要不遂即  
中以蜚語官吏莫敢詰王衡捕誅其魁七八人豪猾  
斂跡有園叟訴人竊茄王衡曰暮夜余安知令潛以  
竹絲繫茄腹明旦市茄半竹絲召其人詰之曰何為

竊其規茹其人驚服相戒不敢為竊中貴開採者所  
至州縣哀金錢伏謁惟謹王衡移牒具言邑中無鑛  
狀及中貴至則鳴騶乘輿入其館民千餘人從之中  
貴氣奪成賓主禮而退已令人募之金剛銀臺兩山  
竟無所得中貴怏怏去久之調繁崑山俗好訟牙僧  
起高樓縣前治酒穀借訟獄為市王衡治踰年幾無  
訟酒家從去秋兩害稼自駕小艇視災傷與饑民對  
嘆菜粥朝議方急逋停守令俸崑山積逋至二十萬  
王衡曰民逋賦時我甫十餘歲耳今其人或老且死  
我寧惜數月俸不以紓民力耶止不徵民益樂輸恐

後居六年舉治行卓異將擢吏部主事命未下聞父  
病即解職歸初王衡知商城或以自奉太苦寄書及  
之報曰吾所苦者德化未至耳若衣無重綵食無美  
味囊無餘錢此造物為我先去其苦也昔海忠介為  
令五閔月而廳事閒寂命六曹吏歌詩自娛吾竊升  
斗改歲矣而事不休能不媿所聞乎比歿兩縣皆祀  
之學宮副使董其昌督學湖廣私謚曰孝介先生蓋  
以配海忠介也弟王衡從學於漢川張緒以行誼聞  
陳洪謚字龍甫晉江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南京戶部  
主事九年由員外郎出為蘄州知府蘄州田賦甲天

下通殲歲積值時軍興考成法峻或勸洪謚急催科  
運已罰笑曰民有餘力自樂輸將不然徒敲撲無益  
吾豈以民命博一官哉自是每歲鐫秩洪謚不顧行  
之自如耗羨贖銀悉為禁犖頻歲旱蝗民益困洪謚  
獨去煩苛務與休息性慈和非重犯不施鞭撻訟者  
令自拘願息者立遣去久之士民悅服號為陳母又疏  
陳佛多繪像祀之上官知其賢教有旌薦十三年舉卓異  
終以賦額不登錫級至盡逐落職白衣視事期半歲畢  
輸否者解職然吳中即承平時賦猶不能足至是民  
力益詘洪謚亦終聽之賴廷中多議其治行雖嚴旨

頻下而官終不易明年大饑粟湧貴富家咸閉糴奸民聚黨數百人以告糴為名公行剽掠洪謚密捕渠魁三人杖殺之人情大定於是發廩賑貸勸富人平糴價遂不增乃大興工復修學校繕城堞浚河渠日役千餘人使少壯者藉以得食而老弱婦女則煮糜哺之民免於饑吳江民因饑致變撫按洪謚往撫往即解散無何又變再命往洪謚曰此當自定何煩再行果如言流寇犯安慶督府檄毀閹門外居為防寇計洪謚持不可曰寇遠未必至奈何先自擾後卒無事閹執牘有請改九賢書院為魏忠賢祠者先止擬

成洪繇曰罪有大於此者乎置之死常熟奸民訐其  
鄉故侍郎錢謙益故給事中瞿式耜於朝下三府會  
訊同事者難之洪繇毅然曰烏有奸民妄上書而有  
司附會成獄吾當獨任之遂平亭以上會奸人伏辜  
事獲已洪繇居官廉嘗服敝衣視事偶得一新衣吏  
民輒駭視曰我公何以得此政聲流聞言官頻有論  
薦十六年入覲撫按以逋賦多請除代被旨嚴切衆  
謂必獲譴顧天子素知其廉擢登萊兵備副使未赴  
京師陷山東地亦失乃赴南京時福王已嗣位用爲  
太僕少卿明年旋里久之卒



袁葵字向一東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夏縣知縣廉  
潔有治才流賊萬餘猝薄城土陴不尋丈一邑惴恐  
葵從容設奇斬數人賊即引去洪洞劉令譽時為御  
史善其政白之當道調繁洪洞妻人走二千里伏闕  
上書請留不報妻人匿其與馬與洪洞人格聞至不  
得行既抵任值歲凶請蠲租一年勸富民平糴別置  
社倉賑饑出見棄兒於道者輒命收哺後皆以袁為  
氏內艱歸起補壽光地濱海土瘠所貢王府歲祿即  
鞭笞不能足葵立法緩征民更樂輸有大猾殺人寘  
之死藪要力持拒不聽治聲日聞給事中凌義渠欲

薦之鄉銜舒山東餉葵寓書所知曰齊民疲矣一夫  
且不忍況剗六郡為遷除地乎遂寢已念其父不置  
因請告歸杜門色養置義學義田贍族黨之貧者歲  
屢饑盜賊蠭起出粟以濟困乏首倡議甓城士大夫  
有難色葵持愈力及工竣他邑教被兵東明獨賴以  
完葵知天下將亂日夜練鄉勇儲糗糧為固圉計寇  
至偕邑令寢食城上賊不敢逼丁父憂未幾卒銓曹  
起刑部主事葵已不及聞矣

陸運昌字夢鶴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除吉安永豐  
知縣地新被兵逋賦以十萬計運昌甫拜命即詣闕

上書乞寬貸帝嘉之下所司議行田賦之入舊惟戶  
曹為政有司利其奇羨不復會計賦益不登運昌至  
首除其弊擇富民端謹者司出納而藏其籍於署內  
手自校讐吏終日抱牘無所與賦遂以清因捕其尤  
不法者數人寘之重典而簡他曹吏易之自是無敢  
奸法者俗好誣告殺人爰書未具輒率衆掠其家運  
昌痛懲之訟為衰止捕胥獲盜每株連良民而盜魁  
卒不可得運昌精心訊鞠不使誣攀民自是無枉濫  
其為人平易近民即細民得盡所欲言又以餘力修  
學校藏倉庾習民擊刺治行冠一時吉水李邦華知

其賢商於廵按御史調為吉水知縣永豐民留之不  
得相隨至界戟手罵吉水人汝奈何奪我賢君為建  
祠學宮之側吉水田與賦不相準甚者無田而有賦  
民周正淑懇於朝乞丈量運昌以丈量擾民大集一  
縣之人令互相辨難既而多言不便運昌曰前言便  
與今言不便者皆非順民情者也下令民實無田有  
賦及賦浮於田者悉自言為取河壩棄地非民業者  
代其賦其賦不及田者寧失之輕具事狀奏報帝可  
之一縣大悅境內多山他邑盜結巢其中為行旅患  
運昌擇機警少年託為遊閒布耳目發起主名時有

擒獲盜畏之多徙去有陳求者衣捕胥衣過劉棟棟  
作食勞苦之求佯醉墮牒懷中露棟名棟大恐走懇  
歸命運昌召求問曰聞劉棟者盜魁汝頗踪跡否求  
言實聞然未識其人也運昌曰彼曾飲食汝汝忘之  
耶且懷中牒何為者求氣索不能對立抵罪人以爲  
神隣境寇攻宜春去吉水僅百里運昌以城卑薄而  
女墻高不利守捐貲改築中程凡一月而樓櫓具賊  
亦不至諸宗室暴橫通輟挾其舍人子徐堯久恃勢  
作奸運昌收案寘之法諸宗室爲請不聽且持宗正  
條戒諭之乃誓伏秩滿將內召以母憂歸自傷不及

視舍穢毀甚後漸得疾遂卒弟鳴時鳴塋並舉於鄉  
子培進士自有傳

史能仁鹿邑人崇禎間以舉人授山東新城知縣屬  
清操布衣脫粟僅給朝夕性慈惠民陷法網每惻然  
拯恤十三年大饑死者累累能仁見之泣下急索私  
橐無一錢乃解所繫帶付質庫易粟富民聞者爭願  
出粟能仁并發倉賑貸之民賴以生凶荒之後疫大  
作存問者輒死無敢至門者能仁操藥餌徧歷其家雖  
風雨不為阻全活者亦衆一日蝗飛蔽天為文祭告  
蝗即去境有年時四方大亂寇數萬猝來逼城能仁

登陴誓衆與吏民共甘苦衣短後衣櫛甲冑冒矢石  
禦之城獲全尋調繁涪川士民如失慈母傾邑泣送  
其在涪川復以治行著擢御史未任歸途遇流賊檢  
其囊僅錢數百兩縣德政二軸賊嘆息曰廉吏也捨  
之而去歸則教授里塾卒無孑殞之古廟中牧兒日  
擲瓦礫其上戲曰打清官久之積為巨塚至今稱清  
官塚云同時盛王贊字子載長洲人崇禎十年進士  
授蘭谿知縣繁已愛民不漁取一錢聽獄訟摘發如  
神入覲舉卓異時詔天下有司陳所在利病王贊陳  
南糧難馱盜賊三事帝褒納焉縣當孔道民疲於供

億力爲裁損先是御史喬可聘以巡方出其境王贊不治供具及索輓舟夫則執手版立兩中大聲曰東作方興縣令請以身代可聘遽乘肩輿去十五年御史任天成亦以巡方至王贊待之如可聘適遇颶風不爲輓留舟爲風所撼天成遂大怒飛章劾其貪汙詔褫職下撫按治代天成者左光先心知其寃終以天成故擬杖以聞章下刑部尚書徐石麒具陳王贊所以得罪之故請還其官而御史唐兆恒先已論薦吏部乃議起用王贊適以內艱歸未幾國變遂不出王贊爲諸生時家酷貧日不能再食及通籍後其貧



如故後隱居田間茅屋教稼日課童子自給鄉人莫不重之

高承埏秀水人父道素由進士官工部郎中嘗督造桂王府第後久雨後宮圯者數十間宮人多死坐棄市承埏舉崇禎十三年進士除遘安知縣縣近邊十年之內三被兵又頻歲旱蝗有司催科急民多流移承埏至寬征徭斥耗羨除贖錢絕苞苴省獄訟廣招徠不半歲復業者千七百戶明年春民大饑力舉荒政全活多乃教民做江南桔槔法鑿溝開渠引水灌田闢圩萊三千八百餘畝是年冬漕艘阻凍天津還

左缺餉上官徽州縣輸天津粟濟之遷安當輸四千石永興以縣小力爭獲減其半又念去天津遠率數石而致一石令民費錢至山海關易粟轉輸關外以漕粟補償或代明年正賦省浮費萬計奸民多寄產於撫寧侯朱國弼嘉定伯周奎駙馬都尉萬煊都督田弘遇家稱為四姓佃戶以避徭役抗賦稅永興力繩之且欲上聞四姓懼田得還籍他奸民冒行伍漏差科者擒治數人亦相戒不敢犯十五年吏部察其廉能調繁寶坻遷安人泣送載道寶坻近輦轂多中貴豪指倚之為奸繩治不少貸其他剔除蠹弊一如

遷安至十一月

大清兵入內地所過城邑皆克獨寶坻圍之九日堅守不下明年四月師旋復環攻二十有四日終不下事聞帝嘉其功命優叙通州故有轉漕剥淺船三百艘其民奏派百二十艘於寶坻承延以縣去漕渠百里例不當派請免之而稍輸貼費得如議考功卽劉廷諫者通州人也以便前議惡之會解嚴後補行大計注承延才力不及調之涇縣寶坻民泣送如遷安至涇亦有惠政南渡時遷工部主事旋以養母歸久之卒同時涇縣著聲者有蔣萊彭長宜萊常熟人崇禎

十年進士歷知南海建安二縣以廉能聞建安當孔  
道郵傳病民悉裁以法隣邑建陽以署官誅求激變  
奉檄馳諭之即定時寇氛日熾人情動搖茶葉糶糧  
修戰守且籍壯士數百訓練之屹若雄鎮上官交薦  
擢禮部主事未赴聞都城陷遂棄官歸長宜海鹽人  
崇禎十六年進士明年授上海知縣時天下大亂巨  
室桀黠奴聚黨劫主人索鬻身券因焚室廬攫其資  
巡撫擒斬數十人遣兵戍川沙修怨者告捕益急長  
宜請巡撫罷兵謂苛惡既誅宜停追攝且民變非寇  
盜比有司治之足矣巡撫從其議長宜分別昭雪獲

免者甚衆民逋賦多畏鞭撻恒賄吏祈免而賦愈不  
登長宜第勸諭勿予杖知府讓之對曰與其督責而  
飽吏索曷若寬之使悉入公家乎民間感悅賦入倍他  
日慈祥廉正大得民和歲餘遭國變歸士民思之不  
置祀之名宦祠

論曰循良者撫綏教導之謂也簿書期會不與焉若  
僅以鈎距為能鋪張奏績或矯廉煦惠博市驩虞此  
皆俗吏之妾妾者耳豈第君子顧如是乎明弘治課吏  
雅近於古士生其間綰綬臨人亦皆有學古入官之  
意故雖繭絲保障措注或殊而撫字帶來之間徃徃

儒術亦頗見焉如陳灌方克勤李騏趙登田鐸楊護  
而下諸人者所居必靖所過必思遺愛流風常在人  
口方之龔卓珪亦無多讓也已且夫井田學久其道  
相因故必厚生正德而後可以為治究而圖之皆良  
有司之事也馬遷不云乎奉職循理何必威嚴孟堅  
亦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可不嚴而民化嗚乎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此何如事而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得  
是意也可與言循良之義矣